六藝之一錄

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三十九

古今書體

顧謁吉隸八分攷

許氏説文序云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絶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文藝

錢唐魏謙撰

文志云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役多事苟趨省易施之徒隸也

顏師古漢書注云篆書謂小篆也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為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江式論書表云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張懷

璽書斷云程邈蓋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諸家之說雖或云刪古或云增減大篆或云附於小篆蓋大小篆之不同大都去篆未遠徐鍇說文注云無點畫俯仰之勢者是也淳化秘閣法帖第五卷有程邈書與今正書無異米芾定為偽跡秦觀法帖通釋云今漢碑在者皆隸字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豈敢遂信以為秦人書黃長睿法帖刊誤云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乃今漢碑中字也有此隸字方生今正書不應邈

已作之二說是矣但以程邈隸字即漢碑中字則尚有別漢碑中字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也李嗣真書後品以程邈居上品張懷瓘駁之云書傳所載程邈創為隸法其於工拙蔑爾無聞遺跡又無何以知其品第據此則程邈遺跡唐以前未之有見淳化所刻亦何從得之曾宏父石刻鋪叙云秘閣前帖中有贋蹟者蓋其源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賢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摩是謂倣帖藏之秘閣凡

數匝明題曰倣書宣政間守宮秘閣如劉無言輩猶及見之然則此程邈書亦倣書也南唐以前亦謂正書為隸書倣書者承其譌耳

林罕字原偏旁小說序曰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書便徒隸之用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既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有減篆者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罕所論者雖正書而能發明

變隸之源故録之

張懷瓘書斷曰酈元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板外隱起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變出於秦時若是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按胡公者齊哀公之弟胡公靖也五世六公計百有餘年當周穆時也又二百許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先大篆程邈所造書籍具傳

酈元之說恐未能辨也此論甚當而杜光庭復矯慷
瓘之說辨隸書所起以為春秋時有隸書左傳史趙
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今之亥字楊慎丹
鉛錄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引李頤注謂右行曲波
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以為
八分不始於秦皆野言不足信若熊朋來鐘鼎篆韻
序謂葛天之金幣文與今隸無異則益荒矣
漢書藝文志云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

字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許氏說文序云漢興有草書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又云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

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
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
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按
說文曰以八體試之漢書曰以六體試之說文以六
體為王莽改定漢書以六體為蕭何著法并不言秦
有八體愼固俱漢人而兩書有異同何也又按論書
者皆謂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許氏則以小篆為

程邈所作而不言其作隸衛恒四體書勢亦云下邽人程邈從獄中作大篆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或之者疑之也漢晉去秦尚近猶闕其疑淳化僞跡豈得定為程邈書哉

今人謂隸書為隸古非也按孔安國尚書序云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孔穎達正義云就古文體而以隸定之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

古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隸為隸書古為科斗前一
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由前之說以隸筆作
古體非漢世通行之隸由後之說則隸自隸而古自
古未可合而名之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中郎
之作隸蓋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
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李陽氷謂蔡中郎以豐
同豐李丞相將東為東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

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
變而從省者也
後漢書儒林傳曰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
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使天下咸取則焉
按隸書之名見於前後漢書者惟藝文志及儒林傳
耳雖三體石經非熹平所刻詳辨碑攷中亦可知終
漢之世隸未嘗有別名也

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
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云云一則 詳見本傳
按四體書勢者古文篆隸草也其曰秦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漢因用之則知漢亦名隸也序能隸之人則
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弘左子邑俱是漢
人則知漢人所能者亦惟隸也又曰今八分皆弘之
法也八分而曰今則知漢以前不名八分矣今八分
而曰皆弘法則知八分即隸法矣八分之名見於史

者如此又其勢曰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詳其體象八分與隸有異勢乎王應麟玉海乃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譏歐陽公集古録誤以八分為隸目漢石刻為漢隸博學如應麟而不能無失乃知議古者之難也

又按書家相傳八分之説多矣蔡文姬言臣父造八分時割程隸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是非文姬之言也魏晉以來論書者俱言

八分楷法為王次仲作設果是篤造則八分篆法二分隸文字極高古不倍六書篤於秦定六經立碑太學之時何不書此體於碑使天下取則乃今所傳石經遺字與熹平以前之漢碑無少異耶有以知文姬之言為僞也郭忠恕佩觿亦鄙其言以為流俗而自為之說曰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乃又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其言自相矛盾不足據也惟王愔文

字志云王次仲於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其說最為可據愔魏平北將軍王乂之子也其去漢猶近故李陽冰亦承用其說字方八分者字體本方而八分之謂其皆似八字勢有偃波說文訓朮字云從大而八分之八分二字當作是解釋適之金壺記云王次仲以隸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字之分故號八分是也張懷瓘書斷乃謂次仲作楷程邈作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後人惑之漸若八字

分散又名為八分言之無理其誰信之哉

任伾序詁度五體書云分則酌乎篆隸之間吾衍字源七辨云八分比隸字則微似篆陸深書輯云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此皆因流俗所傳文姬之言而誤者也程邈變篆為隸乃無篆法王次仲變隸為八分而反有篆法耶趙宧光緒論云篆勢有轉無折隸筆有折無轉分則兼之杜甫聯

稱八分小篆故知八分猶雜篆體此則不解杜詩而妄生異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此言其工八分也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此又言其工小篆也八分小篆詩本離而為二宦光乃合而為一以不詳詩語因其題曰八分小篆遂謂八分猶雜篆體不亦謬歟

按八分本無是名衛恒謂王次仲始作楷法王愔亦

云變隸草為楷法字方八分蓋即隸書而有楷法者也故王愔志古書三十六種目有隸書楷書而無八分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張懷瓘書斷亦云八分本謂之楷書自鍾王變體謂正書為隸書因別有八分之名然王僧虔能書人名云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唐玄度十體書云王次仲乃作八分楷法亦未嘗專以八分名也又江式論書表云詔於大學立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徐浩論

書云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則尚有專名楷法者唯蔡希綜法書論乃謂王次仲以隸書改為楷法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則竟以次仲所變為八分而楷法八分各為一體矣今俗相承又名正書為楷書有人曰八分本謂楷書即隸書之有楷法者必且譁然非笑之矣

韋續五十六體書云八分書魏鍾繇謂之章程書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

章程書二說皆非也按王僧虔能書人名云鍾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朱長文墨池篇云有鍾繇筆法不知何人所記云繇善三書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頹擒如雨驟纖如絲毫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縈縈分明遥遥遠暖者矣則所謂銘石之書蓋八分也故僧虔曰最妙而此亦云最妙也世說新語注云鍾會善效人書

於觚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章程書者正書也今所傳鍾繇賀捷力命季直三表皆是正書豈鄧艾白事而獨用八分乎又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云其草書亦復書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訣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

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是則八分章程明為兩體或拘八分即章程之說乃有目銘石為正書者鍾繇泰山銘受禪碑皆銘石書也義之謂之八分今見拓本亦是八分而謂銘石為正書乎鍾有三體行押即行書是無可疑若章程為八分銘石又為八分然則鍾繇正書王羲之與之抗行者何以云弗及吾知其必不然已先著隸說云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

正書亦謂之章程書如鍾繇書受禪碑即八分也宣示戎輅力命諸帖即章程書也二王無銘石書如黃庭樂毅畫讚曹娥洛神章程書也此論可以祛惑或曰衛恒謂毛弘教於秘書令八分皆弘法王僧虔亦謂章程書為傳秘書教小學者則章程似非正書以予考之周官有六書保氏以之教國子漢興有史書太史以之試學僮後漢有八分毛弘以之教秘書魏變正書亦即以之傳秘書教小學時有遞尚又何惑焉

正書而亦曰章程者所以別乎八分也昔人別之而後人合之哉

唐六典云校書郎正字讎校典籍刊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經載之三曰小篆印璽旛碣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按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王羲之傳云

善隸書為古今之冠是也唐亦因之弗改耳若蔡有鄰韓擇木蕫唐所稱工八分者其石刻具在蔡有尉遲迥碑韓有告華嶽文與漢碑中字無異而宣和書譜乃謂自漢以來至於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形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此所謂無知而妄議也

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云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復隸

書字統名曰開元文字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開
成中唐玄度復作九經字樣況是隸書莫知篆意今
開元文字世有板本張參玄度之作石刻猶存愚是
正書唐謂正書為隸書此其證也
洪邁隸續序云自篆損於漢而為隸變於魏八分於
晉宋隋唐之間以分視隸猶康瓠之與周鼎也而唐
人篤好之漢法益亡其言似是而實非晉宋隋唐之
間名隸為八分非造為八分也馮班雜錄云顧炎謂

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極佳可破惑者則漢法以
唐人之篤好而傳豈以唐人之篤好而亡耶唐人八
分今亦謂之唐隸趙宧光緒綸云唐隸視漢似古而
體稍不雅然法度實備取裁可也言亦可采第云視
漢似古則猶為謬論耳
張懷瓘書斷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云
云一則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一則俱見
前

朱長文墨池編云愔瓘品藻古今持論甚正然其謂今之八分起於秦謂今之正書即程邈之隸皆非也王洙原叔晚喜隸書尤得古法學者翕然宗尚隸法復興余內兄蔡君弼嘗為余言隸即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名曰隸耳余始惑之然考劉向列仙傳謂王次仲所作即今隸書而衛恒作隸勢以王次仲師宜官梁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恒去漢近不宜謬誤又蔡邕石經隸書及

今所存漢碑皆與真字體異乃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損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減隸而作者也隸廢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孰從而辨之按長文之言是也但云漢自有隸書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損隸而作者則非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草作八分楷法隸與八分有波勢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漢世則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漢安

得復自有隸書乎考之前漢尚用秦隸今有五鳳二
年刻石在於曲阜孔廟中與隸續所載建平郙縣碑
字皆無波勢何君閣道碑立於後漢建武中元二年
路君闕立於永平八年隸釋謂其字法方勁兼用篆
體自建初以後有王稚子闕立於元興元年發筆皆
長隸釋謂是八分書則王愔云王次仲於建初中作
其言為可信建初者章帝之紀年也故唐玄度十體
書亦云八分後漢章帝時上谷王次仲所造則非增

作於漢魏之際矣蕭子良誤以次仲為靈帝時人故長文惑之耳而慷瓘之謬長文亦有辨之未盡者慷瓘所斷者八分而所引序仙記則云變倉頡書為今隸書其言亦載水經注洪适隸釋斥為異端之說即可引據而次仲之所變者隸書與八分何與焉又云既變倉頡書即非程邈隸也不見許氏說文之序乎諸生盡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序仙之說亦此諸生輩所為耳蔡

邕勸學篇謂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者以秦之隸書為古也許氏作說文時諸生已稱為倉頡時書矣安得不謂之古乎故王愔亦謂古書方廣也懷瓘乃謂既云古書豈得稱隸不幾與諸生輩同取笑於後世耶其斷隸書云秦造隸書以赴急速惟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然則秦之所用惟篆隸耳王次仲果秦人其所造八分何以弗用而秦有八體亦弗之及耶既云程邈益大小篆而為隸書又云八分則小篆

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前後言之不相蒙也乃復為兩端之說曰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八分本謂之楷書楷隸初制大範幾同訖無定論何以云斷又云陳遵善隸書開創隸之始既以程邈為隸書之祖矣而乃謂開創於陳遵異哉言乎又誤以衛恒隸勢為蔡邕隸勢晉書衛恒傳所載甚明四體書勢惟篆勢為蔡邕作耳其種種紕謬疑誤後學已非一日如長文之明眼世能

有幾乃發而擿之欲使惑者知悟非好攻駁前人也

韋續五十六體云古隸書秦程邈繫獄中變大篆而作名徒隸之書今為八分又句中正三體孝經序云約秦斯許蔡篆文及漢魏刻石隸字相配而成自注曰蜀文翁講堂柱上鍾會書范巨卿碑蔡邕石經三字揖本今謂之八分者是也知今之八分即古之隸書明矣吾衍字源七辨云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

欵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漢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

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張紳法書通釋云吾衍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至論今當以晉人真書謂之晉隸則自然易曉矣又陸深書輯云程邈所上務趨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以降謂之秦隸賈魴三倉

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
漢謂之古隸斯言亦當惟以八分為分取篆隸之間
有可議耳

隸原附字
諸碑字體偏傍及常用字韻所不能載者今見於此

十 說文數之具也實入切

廿 說文二十并也音入

卅 說文三十并也與颯字同音

卌 四十也息入切。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用秦史記載秦始諸碑通用

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果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會稽頌曰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每稱年者輒五字非也嘗見泰山祠石本則書為廿有六年及得史記舊善本皆用上四字此後人傳寫譌耳容齋隨筆固嘗辯之韓文公作孔戣墓誌銘曰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亦皆四字一句獨上一句五字諸本皆然唯和州舊本作卅八實皆四字句也

重疊字不再作多作𠂆如令人書作二

𠂆

廬江爲門凡從广之字多作𠂆

从

從水之字間有作篆文者

詔

凡絲字頭多不作糸

予命年

此三字垂筆或長過一二字

沈

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沈字左字道字豐字發筆皆長過三四寸許令字交字兩筆皆長君字中筆亦長

漢

王稚子二闕漢字故字縣字王字子字之字發筆皆長史字令字兌字兩筆皆長隸釋謂沈君神道馮煥王稚子闕皆八分書張懷瓘所謂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者也

建

郙名犍為牂牁下郡蒲坂黎陽偃師聞喜聊城穀城漢碑皆作建為牂柯下圭蒲反犂陽偃師聞憙

聊成穀成已著各
韻下今駁見於此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四十

古今書體

文獻通考經籍攷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

錢塘倪濤撰

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

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之史官教學童書
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
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
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
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
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
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
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

師古曰復重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采摭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倉頡比類
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
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
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
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倉
頡至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倉頡所作二曰
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
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

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
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鳥并蒙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
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
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
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
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
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

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
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
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
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
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
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
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祕書内
省議欲補輯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

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為小學隋沿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為詁訓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

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篆李陽氷刊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

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永排斥許氏為臆說末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掇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土為草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犆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夕寅其文蔚也為斐

也乘馬班如為驙如天地絪縕為天地壹壹所引書帝乃殂落為放勛乃殂落三苗為竄（塞也音倅）三苗又闕圜升雲半有半無猱有爪而不敢以撓及以相陵懱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禂既禂新臺有泚為有玼馬得諼草為安得蘐草為詬句孟子源源而來為諼諼接淅為潰淅（潰其兩反乾潰米也）左傳有涼為犒猱斐夷為𡨴（𡨴音發）國語觥飯不及壺

殮為佽飯不及一食如此者甚多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氷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氷書歎其精絶因命陽氷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録五百餘字刋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慎學絶取其字分譜四聲部次殊便檢閲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

元年叔重子仲乃具以獻晉東萊帳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敘初無移從忱書甚簡顧為它說採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於隸書用世

既久故纂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
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議焉大歷間李陽冰
獨以篆學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
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兄弟實相
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
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
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
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

鍇無恙時鉉苦許氏偏傍奥密不可意知因令鍇以
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又為鍇纂名曰
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
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誤字
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絶久矣欲崇起
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鍇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冰
林罕郭忠恕輩等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使學者
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

檢閱然局於四聲則偏傍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
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
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
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
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在平聲大氏皆以類篇為
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
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
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

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
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
不相參協乞別為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
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讐宿遷又命范鎮
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自集韻類篇列於學
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賴其
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纂
次而唐儀鳳後郭知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

末陳州司法孫愐者以切韻為謬略復加刊正別為
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
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今號集韻則
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不如集韻之最詳故司
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敘或與廣韻不同鍇修韻
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
韻為定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為小
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

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
乎何有不則躐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
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
畫端方已絶不可得但肆筆趁姿媚耳偏旁横竪且
昏不知矧其文之理耶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
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
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
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

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絡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本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敘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某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

後作五音譜其部敘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敘固不暇存既存當時部敘則於偏旁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既修集韻必修類編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敘舊次其偏傍皆倣堵如

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既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惙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不復肯以小學為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為古文奇字聲溢

東南凡江浙扁牓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
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
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為我更張其
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
此譜宜以徐氏為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
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叙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蓋即
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旁各以
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

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敘耳某曰叔重部敘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自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鏤板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紀矣縣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鼒明叔而仲叔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敢也謙作復古編其篆法實繼斯水其隸形聲分

點畫剖判真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今其書具在明何敢望郎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官家為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丁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懷本趨遂併復古編重刊刻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

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雜採錯亂未必完書也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強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翻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

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雜俗譙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蓋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

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略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

與史館校勘吳銳直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
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
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
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為撰集長
孫納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
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

知作者按國史志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皆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溫文正公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説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芥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書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僞之名輔佐

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説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

元迄治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
熙寧中頒行凡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
倒有九云　賴濱蘇氏序之曰雖天下甚多之物苟有
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失其處者非多罪也
至於無以待之則千萬若一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
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
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
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

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龜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

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槼同部而吶肉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貞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尊会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气類也而今附雨詥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旡之附天玉之附人凡字之後

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為玉朋之為
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
邑白之加矦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
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録一篇文
若干

禮部韻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
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
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

學博士增補其曰略者舉字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
韻之略也
千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撰以經史所用為
正世所行為俗三者之間為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
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旁其說頗與許慎不
同而互有得失郤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
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

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于許氏矣說文哭後叩從獄省罕乃云衆犬嘷此悎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悎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

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俾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巍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强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翁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采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契丹得此書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豈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通篆籀之學書

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忽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鑒韋韻編總五篇　洛陽僧鑒韋撰歐公序略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

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鑒聿為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之於髮績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鑒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

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岐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
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
夏讀者罕得其眞往往就而正焉鑒聿之書非獨有
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
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
祐中言者指其採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
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

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孚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益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叔重說文於書之

意時有所悟因序録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舂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事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形或聲其類不一先王略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遠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

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況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析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唐氏字說解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

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郝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
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第等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
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
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
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
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

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攷

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

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沄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千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氏說

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宇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為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顏元孫為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辯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宇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闕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

干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修校韻略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

說文字林干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

等書修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

撰附前韻略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

謂小學當論偏旁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

略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

偏旁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略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氏曰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略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

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温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縱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
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
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群書也

群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
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
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

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
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

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鵬者所以解結
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
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氷撰論書勢筆法所
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
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

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

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
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
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七卷者紹
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其一一卷一卷者政和中
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
薛尚功歟尚功有鐘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
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

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

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

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

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

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

借類五百九十八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謂六書惟類聲

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文取音

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鑒以自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

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權秦斤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參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盧作序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録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耆年伯壽撰裒諸家鐘鼎圖説為一編頗有攷究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崙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板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寖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

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踈濶夫
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
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篆隸監生臣郎錦駒